



玉兰花：一树芳华，千年风雅

◎ 清小禾

今年3月，我去南京灵谷寺游览了一番。寺内，古刹春韵悠长，玉兰润如玉，暗香绕禅房，让我想到清代朱廷钟《满庭芳·玉兰》中的“刻玉玲珑，吹兰芬馥”一句，也让我想到一首七言绝句：“净若清荷尘不染，色如白云美若仙。微风轻拂香四溢，亭亭玉立倚栏杆。”漫步在这古朴的园子里，玉兰花优雅地立在枝头，花瓣精巧，在窗扉的掩映下，更为朴素而高雅。

盏盏玉兰花如超然出尘的仙子，在黄墙灰瓦的古朴寺庙里遗世独立，灵秀又圣洁，像极了古诗词里的句子：“霓裳片片晚妆新，束素亭亭玉殿春。”

做玉兰花饴，是一件向美而行的雅事。明代王象晋《群芳谱》中写道：“玉兰花饴，花瓣择洗净，拖面，麻油煎食至美”；再如清代顾仲《养小录·餐芳谱》中记载：“玉兰花饴，面拖油炸，加糖，先用爪一掐，否则炮”。可见玉兰之美，古时便已闻名遐迩。

早在春秋时期，玉兰即被作为观赏植物，栽种于庭院之中，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明代文徵明有诗《玉兰》云“缔约新妆玉有辉，素娥千队雪成围”，明代沈周有诗《题玉兰》云“翠条多力引风长，点破银花玉雪香”，都是赞美玉兰的冰清玉洁。

在明代以前，玉兰被称为辛

夷和迎春。辛夷作为玉兰的最早期名称，始见于战国时期。屈原在《九歌·湘夫人》中有“桂栋兮兰橈，辛夷楣兮药房”。到了唐代，迎春成为玉兰的另一名称，又因其花蕾外面长满细毛，形如笔头，而称为“木笔”。唐代杜甫曾云：“辛夷始花亦已落，况我与子非壮年。”宋代王安石《乌塘》诗云：“试问春风何处好？辛夷如雪柘冈西。”

唐代时，玉兰作为名贵花木，更是位列“江南庭院名花八品”之首。历代文人墨客，对玉兰亦多有吟咏，白居易曾描述过紫玉兰盛开的情形：“紫粉笔含尖火焰，红胭脂染小莲花。”王维的《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在我国，玉兰花代表着清雅与高贵。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世无玉树，请以此花当之。花之白者居多，皆有叶色相乱，此则不叶而花，与梅同致。千千万蕊，尽放一时，殊盛事也。”他认为，玉兰花开是春天的一大盛事，而所谓“芝兰玉树”，“芝兰”是指灵芝与兰花，“玉树”则非纯白无瑕的玉兰不可。

“柔情千绕百缠，低眉数声呼唤；浮生孰共爱与乐？玉兰花间留清照。”我在南京灵谷寺游览那天，洁白清雅的玉兰花与古朴建筑两相辉映，花与禅意，在此悄然相融，于此尽得风流。

今天看什么

平视视角的亲情叙事 ——观影片《我的妈耶》有感

◎ 诸纪红

今年清明档上映的电影《我的妈耶》以喜剧形式，巧妙解构了传统家庭叙事的苦情套路。该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单亲家庭的张十一偶然翻阅母亲遗留的日记，跨越岁月阻隔，重新理解母亲这一身份背后鲜活的女性个体。作品没有过度煽情，以平实自然、不加雕饰的影像风格，呈现了普通家庭真实内敛的情感流动，让观众在欢笑与泪水中完成对亲情与个体价值的深度探讨，更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着未成年人教育的核心理念——用理解与平视搭建代际沟通的桥梁，让孩子在感知完整亲情中成长。

长久以来，银幕上的母亲形象往往被固化为单薄的奉献符号。该片大胆剥离女性身上的刻板标签，深挖张十一母亲李东玉的人物内核。李东玉在张十一出生时因病去世。她有血有肉，有青春期的悸动与对个体价值的追求。日记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将一个活泼烂漫的女性展现在观众眼前。日记记录着她未实现的职业理想，描摹着对纯粹爱情的热烈期盼，还有面对生活挫折偶尔流露出的怯懦。这些细节彻底打破了单一的贤妻良母滤镜。创作者让角色回归生命本真状态，她不仅是母亲，亦是拥有独立人格的女孩。这种视角的转变赋予角色深沉的现实力量，展现了女性广阔的精神天地，也为未成年人树立了多元的女性榜样，让他们明白女性的价值从不局限于家庭与奉献，每个个体都有追逐自我的权利。

张十一视角的转变构成了影片另一核心线索。他透过日记中热烈的文字，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共情，看到的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长辈，而是经历过青春迷茫的同龄人。笔者作为一个五十多岁的父亲，陪伴八岁女儿囡囡成长的日日夜夜里，我愈发深切体会到，长辈



与晚辈之间需要跨岁月沟壑去倾听彼此。我们要理解对方不仅是血脉亲人，亦是需要平等对待的独立个体。这种平视是极度稀缺的沟通基石，更是未成年人教育中不可或缺的营养——唯有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被理解，他们才能学会尊重他人、理解世界，在成长中建立健全的人格与健康的亲情观。影片呼吁人们用平等对话化解两代人的隔阂，这正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

优秀的家庭影片理应具备观照现实的文化深度。《我的妈耶》在欢笑与温情中完成对中国式家庭关系的深层反思。影片敏锐捕捉到时代语境下女性对独立精神的呼唤，倡导大众在亲情羁绊中给予女性平等的注视。这部作品极大地拓宽了亲情叙事边界，为当代家庭伦理的良性构建提供深刻启示。它告诉我们，亲情不需用沉重的牺牲来证明，爱存在于柴米油盐的平淡生活中。

期待未来能有大量扎根现实的文艺佳作涌现，为大众精神家园注入温暖持久的力量，也为未成年人的成长撑起一片充满理解与爱的天空。

让孩子在平凡生活中感受美 ——读冯骥才散文集《万物皆美》

◎ 樊树林

索世界、感知美好的图书。

《万物皆美》由“萌芽：生命，就是创造每一天”“成长：故乡化作灵魂的巢”“探索：和世界交个朋友”“思考：什么是艺术？什么是美？”“发现：近在咫尺的文化宝藏”五个章节构成，包含45篇优美的散文。其中《花脸》《日历》《献你一束花》等因语言优美、情感真挚、思想深刻而入选教科书。一篇篇字字珠玑的散文，为孩子们构筑了一个色彩斑斓的美学世界，为他们推开了一扇扇感知美的窗户。

冯骥才先生是文学大家，其散文写作善于从生活横截面入手，以细腻温润的笔触阐述哲理，《万物皆美》延续了这种风格，将美育融入鲜活的生活片段中，让人去咀嚼美的味道。

《花脸》是第一章“萌芽：生命，就是创造每一天”的开篇之文。“年集上，我在花花绿绿的花脸中一眼相中

大红脸，通面赤红、一双墨眉，眼角雄俊，还有那马尾胡须，透着凛然不可侵犯的庄重……戴着花脸扮关公，举着大刀引来艳羡目光，连平日里严肃的父亲都含笑称赞……”冯骥才先生文章中富有情趣的勾勒，带人们进入童年场景，更能让孩子们在想象中感受到传统民俗之美。

第二章“成长：故乡化作灵魂的巢”中的《灵魂的巢》《乡魂》《书桌》等文章，将故乡的院子、生活的城市、普通的书桌等事物呈现在读者面前，告诉孩子们，美永远与自己的情感相连，与自己记忆里的风物相伴。在第三章“探索：和世界交个朋友”中，作者通过《阿尔卑斯山的精灵》《百水的怪楼》《泡在水里的威尼斯》等文章，融合文学、绘画、民俗、旅行多重视角，引导孩子们在生活中发现美，在不同的文化差异中理解美……

冯骥才先生曾说：“美不仅在艺

术美，人的语言举止、道德人品，无不含有美的标准。”对于正处于拔节孕穗期的孩子来说，美育是一种唤醒。《万物皆美》一书的珍贵之处还在于，它没有刻意定义“美”的概念，去灌输“美”的知识，而是用可触可感的生活截面，用温暖人心的文字，让孩子们在成长中学会观察、学会体验、学会“懂得”——一段美好的回忆、一朵鲜花的绽放、一幅画作的深意、一杯热水的温度、一个甜美的微笑、一声善意的劝导、一缕阳光的照耀……美不必“惊天动地”“高高在上”，就蕴藏在生活的一个个琐碎的细节中，美的表达更可能在“悄无声息”中掀起层层涟漪。

《万物皆美》适合孩子阅读，也适合家长与孩子一同品读。家长可以借助书中的文字，和孩子一起寻找生活中的美，在亲子共读中传递美育理念，搭建起亲子间的情感桥梁。

椿哨如船渡人心 ——评儿童小说《椿哨》

◎ 宋子闰

具，蕴藏着深情。他盼着父母早些回家，吹奏椿哨给他们听，这是小说推动叙事的核心动力。椿哨发出的声音，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孩子渴望家庭团圆的心声。

随着故事展开，椿哨的象征意义逐步深化。最动人的莫过于那个反复出现的梦境，齐声梦见自己正坠向幽暗的湖面。就在即将坠湖时，椿哨像一艘小船稳稳接住他。椿哨不仅是玩具，更是孩子潜意识中的救生艇。父母长期缺席陪伴，爷爷虽在身边，却无法填补父母的空缺，齐声的内心世界其实是悬空的，时刻处于“坠落”的焦虑中。而椿哨，这个由他自己吹响的乐器，成了唯一能托住他的力量。

在梦里，是椿哨化作小船接住了齐声。在现实中，是他吹奏椿哨表达了自己。由此也可看出，一个孩子最好的自救方式，不是哭泣或沉默，而是找到适合的媒介，创造属于自己的

声音。当齐声吹响椿哨，他不再只是一个等待被拯救的落水者，他成了自己命运的舵手。

小说充满温情，也有思考深度，有对网络时代众生百态的呈现和反思。爷孙俩的视频意外走红，奔涌而来的自媒体博主把镜头对准了小小的香椿煎饼摊。小说以一种冷静客观的笔触，揭示了流量背后的异化逻辑。齐声被邀请表演、被要求讲述“背后的故事”，但他最想传达给父母的那句话，始终卡在喉咙里。网络给了他扩音器，却夺走了他真心想倾诉的语境和对象。

作者对网络世界的反思不是简单的“反技术”批判，而是更细腻地呈现了“注意力经济”的残酷性，齐声和爷爷被塑造成感人故事的符号，他们的日常生活被简化为视频素材。爷孙俩最终选择退出网络世界，展现出一种清醒的抵抗姿态。他们明白有些声音不是为了被传播，而是为了被聆

听；有些陪伴不是为了被观看，而是为了被感受。

小说最核心的情感线索，是齐声对父母归来的渴望，这是无数中国留守家庭的缩影。当父母终于回家，齐声在他们面前吹响椿哨时，小说达到了情感高潮。那一刻，椿哨不再是梦中的救命船，它成了现实中的团圆舟，椿哨的声音穿越所有流量的泡沫、自媒体的滤镜、城市的喧嚣，最终响在爷爷的田地里，回荡在香椿树枝叶之间。

值得一提的是，爷爷这个角色承载了留守亦坚守的意义。他不仅要照顾孙子，还要独自面对衰老和生计。爷爷卖香椿煎饼、孙子吹椿哨，可以说，香椿树成了这个家庭的精神图腾，树根扎在土里，正如这个家庭任凭风吹雨打，始终向往着幸福和团聚。

《椿哨》启迪读者思考何为亲情的本质，以及如何在流量时代坚守本心。

戏剧教育在中小学持续升温，要深入推进仍有问题待解决 如何让校园“好戏连台”？

剧训练中培养学生想象力、创造力等综合软实力”。

然而，戏剧教育在中小学深入推进还有难题亟待破解。北京师范大学贵阳附属小学音乐教师刘婷婷坦言，一方面是专业的戏剧师资匮乏，另一方面是课时紧张，难以挤出所需时间。安庆师范大学黄梅剧艺术学院副院长、一级演员刘国平则认为，中小学戏剧教育中的部分传统剧目与当下学生的审美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尚难以充分契合青少年的审美习惯，还需要在传承经典程式的基础上创新表达，才能提升传统艺术对学生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校园有“戏”重在建强师资

中小学戏剧教育专业师资不足成了“拦路虎”，如何破解？

四川省彭州市北城小学校长何明春认为，学校可以搭建全国专家引领、地方传承人主导、本校艺体教师参与的“三级师资梯队”，“既有高端指引，又有技艺保障，更有教学落实，让戏剧教育得以深入持续实施”。

“要请一线优秀的演员、编导走进课堂，参与授课，实现师资共享；与专业院团共建美育实践基地，定期开展戏剧体验、基本功练习、剧目排演，帮助学生

从‘看客’成为‘参与者’。”刘国平说。

但校外师资在教学专业度和衔接配合度上同学校教师群体仍有一定差别，治本之策还是培养好专门的戏剧课教师。

周弈言建议，各地高等院校可以针对中小学戏剧师资需求培养专门的戏剧教育人才。同时，在中小学人力资源体系设立专门的“戏剧教师”岗位，实现人岗适配。

有了专业师资后，如何开设课程？“校本课程可以作为特色课程体系的重要内容，带动学校特色化办学。”何明春认为，中国的地方戏剧资源丰富，不同的学校开展戏剧教育，要充分利用好地方文化和戏剧资源，使戏剧教育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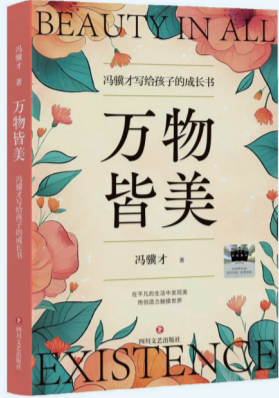
课时有限怎么办？刘婷婷建议，中小学也可以利用课后服务的时间设置选修课，这样既不占用孩子们的国家课程课时，也丰富了学校的课程体系。

“好戏连台”还需多维发力

上海戏剧学院附属高级中学以当地美术馆为“剧场”，演绎多场以展品为灵感的原创戏剧；湖北省房县文化馆开展“戏曲进校园”系列活动，让戏剧传承人走进当地学校……让校园“好戏连台”不断线，需要引入社会资源这股“活水”。

（《中国教育报》孙腾蛟）

好书推荐



美，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艺术珍品，而是藏在烟火日常里的细碎温暖。当我们拥有发现美的眼光，便会发现，美藏在每一个身影、每一件小事之中。这份对美的感知，从来都需要从小培育。而美育，正是唤醒孩子感知美的钥匙。

冯骥才先生所著的《万物皆美》，是专为青少年创作的一部美育启蒙散文集，于2025年5月正式出版发行，是一本引领孩子们触摸生活、探



椿树枝做成的椿哨能变成一只船，托住将要坠湖的孩子吗？答案是可以，这个梦境在王天宁所著的儿童小说《椿哨》中反复出现。《椿哨》讲述了小男孩齐声的成长故事，父母在远方务工，他和卖香椿煎饼的爷爷留守在家。偶然间，孩子吹奏椿哨、爷爷摊香椿煎饼的视频在网上走红。流量的大潮退去后，齐声最大的梦想并未改变，他期盼爸爸妈妈回家，为他们吹响那支椿哨。

椿哨是爷爷送给齐声的自制玩



课本剧展演成为校园节日常设项目，地方戏曲走进课后服务课堂，戏剧社团在更多学校设立……近年来，戏剧正在以多种形式进入中小校园。日前，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明确提出“加强学校戏剧通识教育，培养学生戏剧审美意趣”。

中小学推进戏剧教育存在哪些新问题？教师从哪儿来？课程怎么开？如何进行评价？

以“戏”育人 尚有难题待解

“我喜欢戏剧课程，因为我可以在戏剧里做梦。”北京师范大学贵阳附属小学六年级学生杨覃茜这样描述自己对戏剧的向往。

在海口经济学院南海电影学院表演系讲师周弈言看来，戏剧是兼具教育、审美、娱乐、仪式、治愈功能的整合性艺术，“完整的戏剧教育包含‘观剧教育’与‘演剧教育’两个维度：前者通过观剧实现德育、美育熏陶，后者则在戏